

宫原眼科的语言景观：多层次造景和互文性

吴丽英

摘要：社会语言学中对于语言景观（the linguistic landscape）的研究有日益增加的趋势。^[1]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有两个：一将语言景观纳入话语研究的范畴，扩大其研究内容，反映科研跨领域之趋势；第二个目的在于研究全球化浪潮下，社会变迁如何呈现于周遭环境的语言景观。本研究选定台湾台中市火车站前的宫原眼科一带作为研究的范围，透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观察、记录并分析该区域的语言景观。结论说明了语言景观的多层次造景（multi-landscaping）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有助于了解社会变迁。

关键词：语言景观；多层次造景；互文性；宫原眼科；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吴丽英，女，助理教授，博士。（台湾文藻外语大学 英国语文系，高雄，807）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4-0008-06

一、引言

全球化引起了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剧烈变动；社会中的城乡差距和人口的迁徙移动反映了全球化的影响。依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资料显示（2007），在人类的历史上，上世纪末，城市地区的人口首次超越了乡村的人口，这一份人口流动的数据反映了城市崛起的事实；因此，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也逐渐地从少数民族、偏远和乡村地区转向城市都会地区，其中，对于城市语言景观的研究也随之形成一种潮流。最初的语言景观研究多以城市景观中所呈现出的多种语言研究（multilingualism）为主，之后语言景观研究有了社会政治的转向，企图在更大的社会脉络中加入社会学、经济、文化甚至都市计划、都市更新等相关的元素以加强其研究的内容。

何谓语言景观？简而言之，语言景观研究公共区域所见的文本（Landry & Bourhis, 1997^[2]；Shohamy, Ben Rafael & Barni, 2010^[3]；Papen, 2012^[4]）。以语言景观为研究的主轴，本文以台湾台中市宫原眼科三角地区作为探讨对象，试着梳理出语言在城市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作为社会变迁的说明，同时也试图梳理出语言景观的新发展趋势；换言之，在社会变迁发生地区，语言景观和该地区的特性有密切的关联。在本研究中，“文”（text）和“景观”（landscape）的定义视为相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多层次造景（multi-landscaping）对于语言景观而言，是相辅相成的理论要素。Smith（1990）^[5]指出当代社会的发展特征是生活以文本为其媒介，说明了文本的显著性，也间接反映出了互文性的重要性；互文性是指不同的文本在三度空间的语言景观中如何互动，造就出有意义的景观（site of meaning）；而多层次造景是指从历史的角度和语言的脉络中去梳理出一个多广角的语言景观，^[4]同时也建构有意义的语言景观。对于语言景观、多层次造景和互文性之间的关系，笔者在介绍宫原眼科三角地区后将做更深入的探讨。

二、宫原眼科三角地区

宫原眼科三角地区是本文研究的对象，该地区包含了由宫原眼科、台中火车站和第一广场大楼/购物中心这三个点所形成的三角地区。研究该三角地区如何经由不同文本的互动，有如不同符号的互相嵌入，反映出在全球化时代下，社会变革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该区域反映了某些文化上的意义，包含

核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所谓的文化分隔（cultural compartmentalization）。

（一）宫原眼科诊所

位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1895—1945）台中市火车站前的“小东京”区内，宫原眼科诊所（以下简称宫原眼科）由日本宫原武藏医生（1874—?）于1927年成立。宫原眼科曾经历了眼科业务的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宫原医生被遣送回日本，宫原眼科诊所被接收，后来成为“台中市卫生局”。13年后，“台中市卫生局”为了适应日益扩大的卫生所业务而开始寻找新址，其后便和建商达成协议，由房地产开发商兴建新址，以宫原眼科诊所作为支付建商的建造成本。然而，宫原眼科诊所却被无家可归的人长期霸占。因此，一个漫长的官司就此开始。在冗长的诉讼中，宫原眼科建筑物逐渐成为一个危险的建筑物，1999年一场毁灭性的地震袭击台湾中部，让原本已结构脆弱的宫原眼科诊所进一步受损，更被正式宣布为危楼。宫原眼科的命运在2010年发生了转机，它被台湾本地的食品商买下，翻新成为了以贩售冰淇淋、凤梨酥等多种食品闻名的商店和餐厅。

（二）台中火车站

台中火车站建于1917年，有着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台中火车站是将大台中都会区与其周遭城镇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宫原眼科三角区的一个重要节点（nexus），台中火车站不但有其交通、文化和历史意义，更见证了社会变化的结果；台中火车站的交通功能虽然没有改变，却是语言景观中明显经历质变的一个环节。相较于宫原眼科，台中火车站在宫原眼科三角区语言景观中的地标意义逐渐地丧失了领头的地位和意义。人们仍然使用该站作为他们到达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交通点，但越来越多的人到达此三角区的目的是造访宫原眼科，特别是大量的游客。从台中火车站内、站外文字的使用中可以看出空间内的指示语不仅为流动的人潮指引路线，更能反映出阅读文字者的背景；这其中，中文繁体为台湾最主要的书写语言，英文的使用反映出了全球化的影响，而中文简体的出现则说明了海峡两岸关系的转变。台中火车站流动的人潮组成是社会变化后的人口构成的缩影。在平日，台湾本地人口仍然是车站主要的移动人群；相比之下，在周末，那些来自东南亚的外籍劳工人口却更胜一筹，他们到达宫原眼科三角区的目标不是宫原而是第一广场大楼。

（三）第一广场大楼

第一广场大楼的建筑历史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1915年，第一个公众市场成立，然而1978年的大火烧毁了第一市场，而后于原址建造了第一广场大楼。1991年，第一广场大楼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综合购物中心。第一广场大楼有其黄金时期，一度成为宫原眼科三角区内市民、游客必到的购物和娱乐场所。随着台中市都市中心迁出宫原眼科三角区，第一广场大楼失去了旧有的吸引力；如今更有“台中小东南亚”之称，不难想像第一广场大楼和东南亚外籍劳工之间的关系，第一广场大楼已经成了台湾中部的东南亚外籍劳工周末的最常去处。“台中小东南亚”这一名词反映了这个购物广场的人口属性，和进出宫原眼科的人成为对比，这一对比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

三、理论建构的几点思考

以下将阐述建构宫原眼科三角区语言景观的三个主要理论元素：语言景观研究、多层次造景和互文性。

（一）语言景观研究

语言景观的研究，相对来说，是社会语言学中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如上所述，它的形成的原因绝大部分来自全球化之下的人口迁徙，迁徙导致城市人口暴增，进而改变了城市景观，也改写了城市的语言景观。多数的语言景观研究采用 Landry 和 Bourhis（1997）^[2] 对于语言景观的定义作为该研究的出发点。他们的定义如下：公共路标的语言、广告标示牌、街道名称、地名、商业店铺招牌，以及政府大

楼公告牌的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地区的语言景观。Spolsky (2009) 认为语言景观研究探索不同的语言在一个城市中扮演的角色,是研究多种语言之间关系的城市生态学。^[6] 语言景观的分析强调人们如何在界定的地区内利用语言符号来赋予该环境意义;同时注意到该地区内的机构和自主行为者如何对所在的空間景观进行形塑 (Ben-Rafael et al., 2006)。^[7] Papen (2012) 所理解的语言景观则为检视公共空间中呈现的各式书写文本,^[2] Sebba (2010: 59) 也强调语言景观的研究能提供一种思考方式去反思一个都会区域中多种语言的使用组合,^[1] Landry 和 Bourhis (1997: 27) 认为语言景观研究能让居住在该地区的不同民族语言群体了解该景观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2]

最近关于语言景观的研究从多种语言相关的探索转向关于社会变革的更广泛的研究,包括都市重建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Papen, 2012: 58)。^[4] 语言景观研究这一社会学转向丰富了其研究内涵,扩大了其研究的范围。有着社会学转向内涵的语言景观研究,探讨在语言资源的脉络下,语言景观如何透过不同文本的互动产生互文性及多层次景观的形塑。其视角是广大的,并纳入了迁徙的概念,将一个地区的语言景观视为有机体;换言之,多层次的造景和互文性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值得一提的是,都会地区语言景观的本质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有迅速改变;快速变动的语言景观见证了快速变迁,不管是人们的日常移动或是跨国界的迁徙,甚至全球各地跨越有形地理或无形网络边界的移动,都说明了迁徙移动对语言景观的影响。Papen 所研究的柏林市 Prenzlauer Berg 区 (2012 年) 以及 Leeman 和 Modan (2009),^[8] Lou (2007)^[9] 对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城的研究都证实了语言景观能够反映城市规划政策、都会更新对于城市变化的影响,并间接地勾勒出了社会变迁的特征。参照 Urry (2012) 所言,^[10] 这是个移动的社会,而语言景观的快速变化则与移动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语言景观的快速变化特征外,语言景观的另一特征是语言的商品化 (Heller, 2003;^[11] 2010;^[12] Tan and Rubdy, 2008^[13])。这跟人口全球迁徙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全球观光旅游业的兴起,在语言景观中,语言的商品化对于该景观中移动的人口而言,产生了一种吸引的作用,而不同的商品化语言彼此之间则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二) 互文性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Kristiva 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学术用语。互文性指的是不同文本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有利于文本分析。众所周知, Kristiva 的说法将每个文本视为一幅由大量引用语拼凑成的马赛克 (1980 [1970]: 66)。^[14] 有趣的是,即使是 Kristiva 在讲述互文性时亦须有所依据的文本,她也根据 Bahtin (1984 [1929])^[15] 的 dialogism 概念铸造了互文性一词。因此,文本是不存在真空状态中的,几乎是每一文本皆有其文字的脉络、语境,这是互文性的基本精髓。在语言景观的研究中,二度空间的文本成为三度空间的场域,所谓的互文性指的是在三度空间的场域中,文字书写的符号和其所在的空間的互动。这项研究将文本的概念区分为两类:大写的文本和小写的文本。

大写字母的文本 (Text) 在本研究中被视为语言景观的相等词,包括了语言景观内所有的小写字母的文本,比如,宫原眼科内部的摆设、书写文字和空间的互动等都包含在大写字母的文本内。大写字母的文本制定了语言景观的范畴,换句话说,大写字母的文本界定了探索小写字母文本的范围。相对于大写字母的文本,小写字母文本指的是各式各样的符号,包括 Landry 和 Bourhis 所定义的遍及公共空间的书写符号。在大写文本中流动的各式文本反映了人们迁徙实践的结果 (如上所言,旅游观光业是一个明显迁徙的结果),另外,在一特定地区内,迁徙者本身的特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区分大写文本和小写文本之外,研究互文性和语言景观的关系需要将传统文学诗歌所理解的文本放置于三度空间中作探讨;换言之,在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印刷品中所呈现的文本转移到语言景观中后,便成了立体空间中流动的、各式各样的书写符号。因此,语言空間的互文性研究各种文本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三）多层次造景

Blommaert (2007)^[16] 引入了社会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规模 (scale)，作为社会语言学中新的分析概念，以帮助研究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变化现象。有别于传统倾向于用地平线概念的隐喻来阐明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语言分析，在全球化时代，地平线概念的隐喻是不够的，“规模”作为垂直比喻可以说明阶层式的社会结构和阶层的移动，这一阶层与阶层之间可移动的现象正说明了多层次造景彼此互动的关系。Blommaert 的“规模”概念应用于语言景观的分析，使得平面的文本变成立体空间的景观，这其中包含了在空间中不同阶层中流动的语言资源，包括不同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四、讨 论

多层次造景的概念呼应了语言景观的互文性，本文从多层次造景和互文性的关系分析宫原眼科三角地区的语言景观，得出三项结论：一为文化区块化，二为景观中的并存矛盾，三为历史遗迹与现代化的融合。分别叙述如下。

（一）文化区块化

宫原眼科三角地区的语言景观呈现出文化的区块化。所谓的文化区块化 (cultural compartmentalization) 和文化隔离 (cultural segregation) 有不同的意义。文化隔离可能是由上而下、经由人为的操纵所形成的，而文化区块化则着重于自然产生的事实。文化区块化反映出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在语言景观中移动时所造成的不同文化区块。当怀有不同目的的人们从不同地区进入宫原眼科三角区时，其目的地成为分析的重点。经由观察可得知，在此三角地区内，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特别是在周末，主要的外来人口可区分为观光客和东南亚的外籍劳工，移动的目的地主要为宫原眼科和第一广场大楼。重建后的宫原眼科建筑物成为主要的观光地，该建筑物周围环境中所使用的语言是繁体中文，偶尔夹杂有英语及日语的标示牌。从台中火车站到宫原眼科建筑物的路上可看到代表台湾的典型商店，比如无所不在的 7-11 便利商店，因观光业复兴而出现的糕饼店（尤其是凤梨酥和台中名产太阳饼）以及在两岸开放交流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旅社，这一路上的语言动线折射出了语言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相对地，从台中火车站到第一广场的路上，当地人所熟悉的语言逐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的语言，包括泰文、印尼文、越南文及菲律宾的塔加禄语 (Tagalog)。环绕着第一广场附近的商店则大多为跨国电汇服务业、海空运输服务业和贩售东南亚商品的杂货商店。

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已经形成了不同语言的区隔，而不同语言区隔所反映出的是不同文化的区隔，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流动人群的属性。从观察中得知，几乎没有任何的东南亚外籍劳工会出现在宫原眼科建筑物的周围或进入宫原眼科建筑物内；同样地，几乎很少在第一广场大楼附近，尤其是第一广场大楼内发现游客的踪迹，就连本地人也很少前往第一广场大楼内。研究者曾进入第一广场大楼内观察，发现所有的商家招牌都以不同的东南亚语言书写，在这里，繁体中文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语种；被边缘化的背后透露出的讯息是第一广场大楼内流动人口的属性：东南亚外籍劳工，他们的目的是在休息日到来之前，在自己熟悉的语言区补给日常生活必需品、购买国际电话卡及手机、电汇工作所得的薪资或海、空运货品回自己的家乡。语言的阅读是互动的，不同的语言针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诉求，在第一广场大楼内，以东南亚语言所撰写的商店和广告招牌所诉诸的是懂得东南亚语言的读者；相对于第一广场大楼，宫原眼科建筑物周围及建筑内所见都是观光客，有本地台湾人、欧美及日韩的游客，其语言景观的语言不外乎繁体中文及英、日文，所诉诸的语言读者和第一广场大楼的语言读者显然是不同的。

文化区块化归因于景观中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以及不同语言所诉诸的读者，文化区块化所引发的思考之一是非我族类的排他或自我设限。研究者访谈了曾造访过宫原眼科三角区的人得知，对于东南

亚语言林立的第一广场大楼，大多数的人不敢造访，因为不知道商店招牌写的是什么。对于未知的事物，人们通常是从面对的语言去判断阅读资讯来了解周围的环境，当面对的是全然陌生的语言时，人们通常会选择远离或躲避。台中当地人倾向远离第一广场大楼，即使有人进入该大楼，绝大多数搭乘电梯直上八楼的KTV，而不在其他楼层闲逛。位于第一广场大楼内八楼的KTV更是另一个文化区块，东南亚的外籍劳工也不会出现在其中，而是前往其他楼层中写有越南文、泰文或其他东南亚语言的KTV。

（二）景观中的并存矛盾

宫原眼科建筑物的对街是一栋残破不堪的商住大楼，它和宫原眼科建筑物隔着一条上了盖的小沟渠，这一小沟渠在早期名为绿川，曾是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在宫原眼科建筑物一带有着小东京之称的著名市内河川，规模不大但是遍植杨柳，也曾风华万千。随着时代的变迁，绿川不复其风貌，上了盖的绿川两旁全都是一栋栋的商住大楼，世纪交替中，人口大批迁徙出宫原眼科三角地区，商住大楼形成了残破不堪的外貌，举目望去皆是房屋招租的广告，与宫原眼科语言景观中的其他地方形成了强烈对比，不单单是招租的语言文本，黯淡脏乱的外墙，几乎是没有完整的窗户和随风乱飞的窗帘形成不同的文本，这一商住大楼整体成为了一个次语言景观，代表的是不同的符号所形成的一个强大的文本，其中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在三度语言空间中展现成了一个垂直的“规模”，和宫原眼科建筑物相比，其间的矛盾不言而喻；新与旧之间的矛盾，重生与败破的矛盾，多元商品化的语言在宫原眼科建筑物中比比皆是，而其对街的商住大楼却是单一的招租语言，语言景观的强烈对比呈现的是都市更新过程中的并存矛盾。

（三）历史遗迹与现代化的融合

语言景观即便有共存的矛盾性，它也存在着共融的成分，这共融的成分成为宫原眼科建筑物本身最大的特色。稍早介绍宫原眼科建筑物时曾说到它在2010年重新修砌后成为贩卖冰淇淋及凤梨酥等糕点的热门观光景点，宫原眼科建筑物的最大亮点是融合了新旧建筑材料的整合性，大门口的上方是1952年时台中卫生院的招牌，重修后的宫原眼科依然高挂着“台中卫生院”的门牌，进入宫原眼科建筑物的迴廊用的依旧是当年日本殖民时期的红砖建材，宫原眼科内有一口当年的水井，如今是给偏远地区学校募捐的募款箱，入口处的墙上有一张仿视力检查表，然而，表上列的是食品的材料来源，而不是视力检查表的内容。当年宫原眼科被列为危楼，重建所拆下的废旧木头被建商锯成一截截的类似书本的木头，放入宫原眼科内有如图书馆摆设的书架上，被赋予了新生的意义。宫原眼科中的服务员制服也模仿当年眼科诊所的护士穿着，成为建筑物中移动的历史元素并被重置于现代的空间中。

宫原眼科建筑物成为该三角地区中历史与现代并存的突出语言景观，也说明了基于“规模”理论堆砌的多层次造景，日本殖民时期的建筑物（此为一层），加上“民国政府”时期的历史遗迹（此为另一层），再加上现代的建筑语言（此又为另一层），宫原眼科的语言景观成为多层次造景的重要见证；建筑物内部的符号文本，水井、木头伪装书、伪装视力表，包括身着医护人员制服的服务员，都成为语言空间中的流动互文性。

五、结 语

Smith (1990) 所提出的一个贴近后现代社会的概念是人们活在大量文本媒介的世界中，^[5] 语言景观的研究正是符合了 Smith 的观点。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人们大量的迁徙移动 (Urry, 2000)^[10] 不仅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同时也加速了地区的更新计划，随之而来的是语言景观的丰富化。宫原眼科的语言景观不仅呈现了其中的一些方面（如文化的区块化、并存的矛盾以及历史遗迹与现代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以社会学的概念来研究社会变迁在语言景观中的呈现以丰富当代话语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Sebba Mark. Discourses in Transit [M]. In Adam Jaworski and Chrispin Thurlow (eds). *Semiotic landscapes: Language, Image, Space*. London: Continuum, 2010: 58-76.
- [2] Landry Rodrigue, Bourhis Y R.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6: 23-49.
- [3] Shohamy, Elana, Eliezer, Ben-Rafael and Monica Barni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City* [M]. Bristol U 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0.
- [4] Papen Uta. Commercial Discourses, Gentrification and Citizen' Protes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Prenzlauer Berg, Berlin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12, 16: 1: 56-80.
- [5] Smith Dorothy.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6] Spolsky, Bernhard, 2009. *Prolegomena to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public signage* [M]. In Elena Shohamy and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London: Routledge, 2009: 25-40.
- [7] Ben-Rafael, Eliezer, Elana Shohamy, Muhammad Hasan Amara and Nira Thumphet-Hecht. 2006. Linguistics Landscape as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ace: the Case of Isra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06 (3): 7-30.
- [8] Leeman Jennifer, Gabriella Modan. Commodified language in Chinatown: a Contextualized Approach to Linguistic Landscape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9, 13: 332-362.
- [9] Lou, Jia. Revitalizing Chinatown into a Heterotopia [J]. *Space and Culture*, 2007, 10: 170-194.
- [10] Urry, John. Mobile sociology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5 (1): 185-203.
- [11] Heller, Monica. Globalization,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3: 7/4: 473-492.
- [12] Heller, Monica.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0, 39: 101-114.
- [13] Tan Peter Rubdy Rani. *Language as commodity: Global Structure, Local Marketplaces* [M]. Manchester, U. K.: St. Jerome, 2008.
- [14] Kristeva Julia. 1970/1980.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M]. Trans.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5] Bakhtin Mikhail. *1984/1929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A]. Ed. And trans. Caryl Emers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6] Blommaert Jan.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